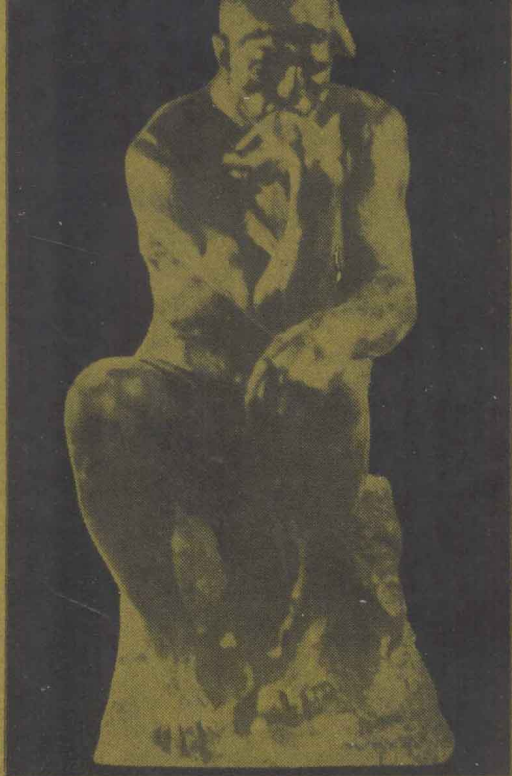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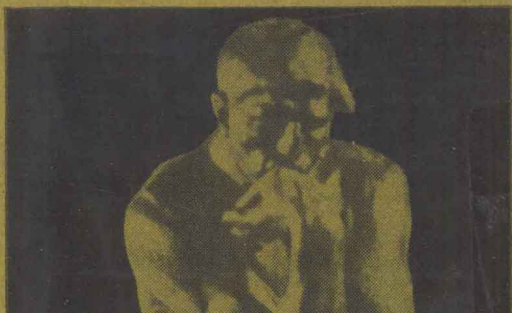


新潮文庫 8



出牙之塔

譯若溟金 著村白川厨



新潮文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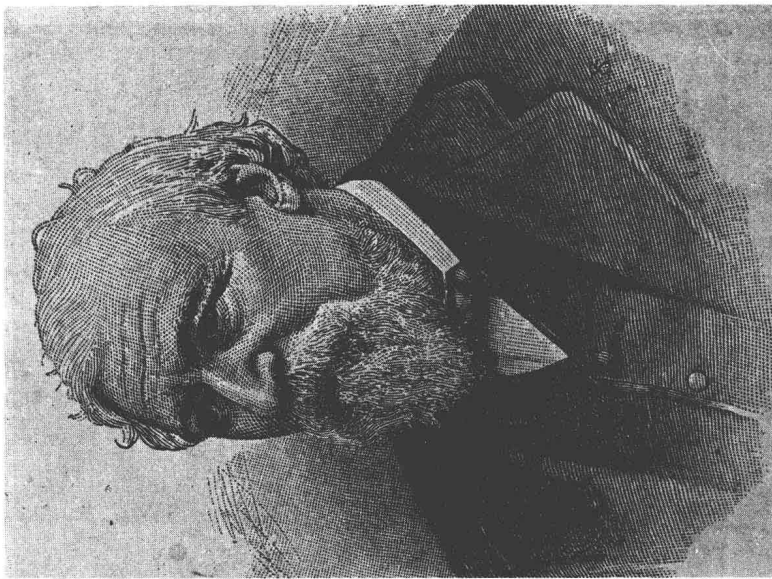
厨川白村著
金溟若譯

出了象牙之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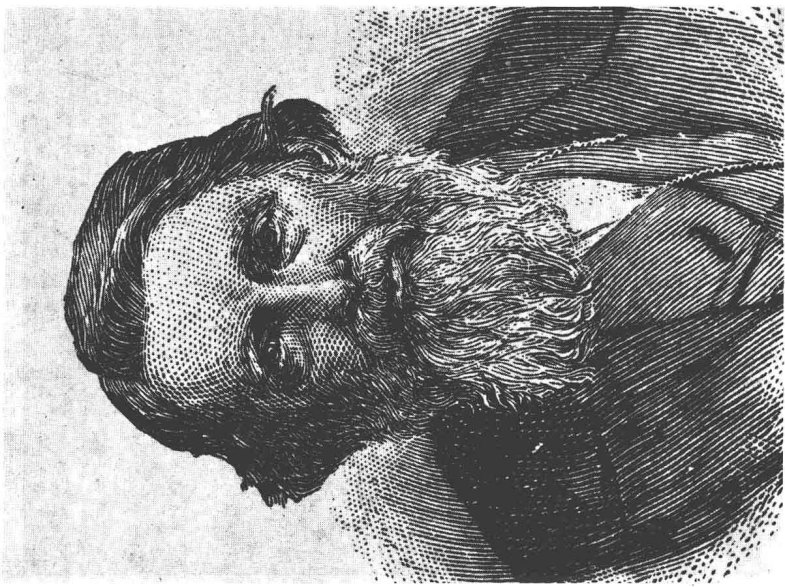
志文出版社印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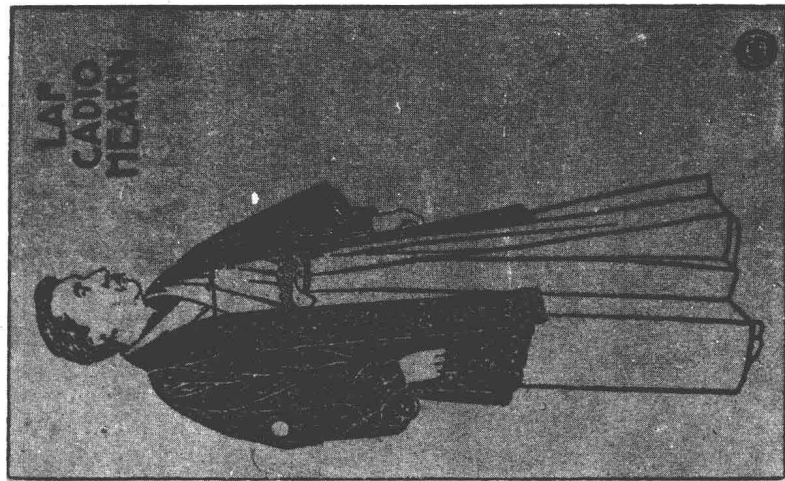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任教於京都帝大時所攝



十九世紀的英國詩人：布朗寧 (Robert Browning)



英國社會改革者：羅斯金 (John Ruskin)



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：小泉八雲 (Lafcadio Hearn)

作者原序

在修學的餘暇，偷閒爲新聞雜誌執筆的幾篇文章及一二演講辭，應書店的需求編集而成的，便是這本書。我也與司蒂文生題自己的文集爲「致少年少女」一樣的心情，把這本小冊子公諸於世的。也許與世之所謂學者的著作，異其旨趣的罷。

關於「象牙之塔」這一語的意義和出典，茲自我的舊著「近代文學十講」中，節錄如下一段文字，以代替說明。

浪漫派文學的一面，可以說有着藝術至上主義的傾向。意即，一切藝術都爲藝術本身而存在，與別的問題絕不相涉。他們主張在世事紛云而苦悶的現代生活中，應該取完全超然高超的態度。離開醜惡悲慘的這個塵世，謀求清高快樂的「藝術之宮」——把自己躲在維尼(Alfred Victor Vigny, 1797-1863. 法國浪漫派四大詩人之一)批評卜尼生(Alfred Tennyson, 1809-1892)所謳歌的The Palace of Art或聖佩甫(Sainte-Beuve)時說的「象牙之塔」Tour d'ivoire中去的，所謂「爲藝術而藝術」art for art's sake，便是他們的主張之一面。但今日的時勢突變，在這物質文明昌盛，生存競爭激烈的社會中，人心雖是

一時一刻，也離不開現實生活而有悠遊的餘裕了。人們更是痛切地感到現實生活的壓迫了。人生當前的問題，不論行住坐臥都在腦海裏迴旋，在困惑着人心。於是，文藝也就不能儘說些漠不相干的風涼話，勢必與現在生存的問題發生密切的關係了。正在困惑着人們而有燃眉之急的社會上、宗教上、道德上的各種問題，立即反應於文藝上；現實生活與藝術已在接近了。

這本書所以取名爲「出了象牙之塔」的意義，請參閱本書中「改造與國民性」及「從藝術而社會」兩文自可明白；不贅。

一九二〇年六月

著者識於京都岡崎

目次

作者原序·····	一
出了象牙之塔·····	一
一、自我表現·····	一
二、ESSAY·····	四
三、ESSAY 與新聞雜誌·····	七
四、缺陷的美·····	一〇
五、詩人布朗寧·····	一三
六、近代的文藝·····	一六
七、聰明人·····	一八
八、傻子·····	二一
九、微溫的人生·····	二四
一〇、鄉下人·····	二七

一一、生命力·····	二九
一二、思想生活·····	三一
一三、改造與國民性·····	三四
一四、詩三篇·····	三八
一五、尙早論·····	四四
觀感享樂的生活·····	四八
一、報紙的三版記事·····	四八
二、觀感也者·····	五〇
三、享樂主義·····	五四
四、人生的享樂·····	五八
五、藝術的生活·····	六二
藝術的表現·····	六八
漫畫在藝術上·····	七八
一、對藝術的沒理解·····	七八
二、漫畫式的表現·····	八〇

三、漫畫在藝術史上·····	八二
四、現代的漫畫·····	八四
五、漫畫的鑑賞·····	八七
魯威爾的漫畫·····	九〇
瓦洛吞的版畫·····	一〇〇
現代文學的主流·····	一一一
文學家與爲政者·····	一一八
從藝術到社會·····	一二三
一、未出象牙之塔以前·····	一二三
二、社會觀與藝術觀·····	一二五
英國思想界的今昔·····	一三一
歐洲戰火與海外文學·····	一四四
遊戲論·····	一五九
自靈而肉·自肉而靈·····	一六五
小泉八雲先生·····	一八一

出了象牙之塔

四

一、拉夫卡迭歐・赫恩·····	一八一
二、講義的上梓·····	一八三
三、它的特色·····	一八六
四、回憶·····	一九四
五、在教室裏·····	一九七
六、教師與文筆·····	一九九
七、專家·····	二〇二
阿那托・法朗士·····	二〇六
譯者的話·····	二二四

出了象牙之塔

一、自我表現

爲什麼不能輕鬆些，坦白些說話呢？何必裝模作樣，或在理論上要手法，拿自己沒有的學問來擺噱頭，弄乖巧呢？便是直爽地，天眞些順着自然來說話，也不見得便貶低了身價。

我讀別人寫的東西，東洋人的也罷，西洋人的也罷，常常這樣想。不，有時連讀自己寫成的東西，也有這種想法。爲什麼會說這樣的話呢？甚至爲之忿然。就是這篇東西，到後來也許仍免不了會這樣想的；雖在執筆時儘可能不讓它留下這種想法。

人既是裹在衣飾中的動物，便是脫下衣衫變成赤裸，心的器官還是深深地裹在骨哪，皮哪，筋哪之中的。整日把自己圈在虛僞與乖巧中的俗物倒也罷了，而那些時刻當心着不讓自己虛僞的人，要是叫他把那些一層層剝開，讓純眞無邪的生命之火炎炎地燃着的自己，沒遮攔地呈現在人前，還是難上加難的事。瘋子中固然有一種故意暴露自己身體的隱蔽處所的，所謂露體狂。假如有瘋子暴露自己的心靈生活，我以爲視之爲一種藝術的天才，也不爲過。

近來我在學校裏給人講解布朗寧 (Robert Browning, 1812-1889) 的詩「再贅一言」(One Word More) 時，更深深地這樣想。以前做學生時代讀它時，並沒有想到這些，及至自己執筆塗鴉，搬弄口舌，以社會爲對象有了說話的經驗之後，再來讀那首詩，便有了種種的感觸。布朗寧是把自己的詩集呈獻給他最愛的太太，女詩人伊麗薩白·巴瑞特 (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, 原名 E. Moulton, 1806-1861)，而以這首詩作跋的。詩的旨趣在此。任何人對自己都有兩面；恰像月球，一面是世界上最人所共見的，但另有陰影的一面。那見不到的一面，是只許自己獻身所愛的人才能得見的。畫聖拉斐爾 (Raffaello, 全名: R. Santi, 1483-1520)，曾替世人畫過好幾幅聖母畫像，但爲「愛人，却丟開畫筆而去作商籟詩 (Sonnet)」。據「新生」的記載，但丁寫成鉅著「神曲」以昭示世人，但當他的情婦忌辰之日，他却執起畫筆替她繪成一幅天使的畫像。不拿他人放在眼裏，把自己純真而隱秘的半面僅獻給自己所愛的女人看時，畫聖故意吟詩，詩聖却拿起畫筆，竟做起與平時常用的自我表現不同的別的姊妹藝術來。布朗寧也許會說，我不會繪畫，也不能彫刻，既是別無所長，呈獻給你的，也只有仍用詩歌；但寫些風格稍有不同的詩，贈給所愛的你。

愛人的問題暫先擱開。無論多麼傑出的藝術上的天才，能够赤裸裸地表現真正的自己，却是不多見。總得伺候對象的顏色來說話；而這種歪風，在詩人，畫家或小說家等專家中特別多。

其結果，變成了匠氣，成為了以自我表現為生命的藝術家所最厭棄的傾向。尤其是所謂老作家，在他初期作品中所能見到的，純真或稚氣的成分漸漸淡薄，沁出些膩人的氣味來。我們讀作家的全集等時，他的書簡或詩歌比他的小說更能襯托出其「人」；又如時行的畫家的畫，反比不上僅屬其人餘技的文章來得有趣，我以為都基於上述的因素而來。

人們用嘴巴來說話或用筆來寫作，在某種意味來說，是自己告白，是自己辯護。所以從某一角度來看，寫得越多，說得越多，也就是把自己的羞恥暴露得越多。如果這樣想，拿筆桿的人好像是最正直的人似地，事實上却決不是這麼一回事。一開頭便拿自己告白來作廣告，作招牌的，像拜倫這樣的人，確是滿身銜氣的人物。如盧騷的「懺悔錄」，日本也有着很好的翻譯，是擁有很多讀者的名著，但到底純真到什麼程度，便很可疑了。至於歌德的「真與詩」，則有事實的身便不可靠之譏。即如古代的聖奧古斯丁或近代的托爾斯泰，以為既是懺悔錄，便認了真以為是說了實話，那可不行。卡萊爾(Thomas Carlyle, 1795-1881)是古今來最率直而毫無虛飾地表白了自己的，唯有詩人彭斯(Robert Burns, 1759-1796)一人而已；也未必全是誇大其辭的吧。至於日本文學中，告白錄之類的東西便更少了。明治以後的新文學姑置勿論，像新井白石の「焚柴記」，文章固然美麗，但那不是自己的告白，而是自打廣告。倒是上溯古代，平安朝時代才女的日記中，頗多這種文字。和泉式部及紫式部的日記是誰都知道的。又如右大將道綱之母的

「蜻蛉日記」，則與英文學中仕於喬治三世之后的女作家佛蘭塞斯·巴妮（Frances Burney）足以媲美，堪稱東西才女日記的双璧。双方所敘述的，多半屬於事實；如作為內心生活的告白錄看，固然有意猶未足之感。至於自傳之類，不問東西，作為告白文學則尤為乏味。

II、ESSAY

往昔就讀於大阪尋常中學——府立第一中學的前身——的學生時代，作為日本文法舉例什麼的，曾見到過「提筆作文」這麼平淡的句子。不知為何，這句子一直逗留在我的腦海。新年休假，閒着沒事，對着稿紙想寫些什麼。提起筆來，大概總可以寫出點什麼來吧。這個時候，我以為最好是用 Essay 的體裁。

也跟小說，戲劇，詩歌等，同為文藝作品之一體的 Essay，本來有異於議論文或論說文一般類硬蹦蹦的東西。何況把它視同那些從別人的著作中，從所謂參考書中拉雜偷抄了來的雜燴一般的論文，便大錯特錯了。

有人把 Essay 譯為「隨筆」，並不恰當。德川時代的所謂隨筆，多半是博學者的備忘錄，或銜學家的研究斷片一類東西，像是今日學生的筆記（Albert）的縮影罷了。

冬天，靠在爐邊的安樂椅上；夏天，穿上浴衣邊啜着香茗；舒舒泰泰地與親友隨心閒聊的話

，照實寫下來的，才是 Essay。隨着自己的高興，也說些輕鬆的理論，帶刺的警句，或則任情地大言豪語一番。有幽默，也有哀愁 (Pathos)。它們的內容，上自國家大事，下至市井瑣務，書的論評，風雲人物的軼事，以至自己過去的回憶，是隨着思潮的起伏，海濤天空跟着興之所至而托諸筆墨的文章。

Essay 最大的要件，乃在筆者必須濃厚地襯托出自己底個人的，人格的色彩。就文字的本質言，既非記敘，也非說明，更不是理論。以報導爲目的底新聞記事，是非個性的 (Impersonal)，記者必須避開自己個人的主觀論調。Essay 則適得其反，作者寫作時必須強調而且誇張自我，其趣味完全在於個性的表現。所以有些學者批評這一文體，是詩歌中抒情部分的散文化。文字中如果沒有作者本人的影子在浮動，則索然無味。作爲自己告白的文學，以採取這一文體最爲方便。既不必如戲劇或小說那樣，爲了結構或人物的性格描寫而煞費苦心，也不必如詩歌那樣盡瘁於藝術的技巧。不虛僞，不粉飾地表現真的自己，便是雜談，便是閒話。自古以來所以有許多的小說家，詩人，評論家之特別喜用這種文體，便是爲此。西洋，尤其是英國，自古以來有着很多專門的 Essay 作家，如高爾特·斯密斯，如司蒂文生，都曾留下不亞於其詩或小說的 Essay 的傑作。又如近代的女詩人梅納爾夫人 (Alice Christiana Gertrude Meynell, 1847-1922) 的 Essay 集「生活的色彩」(Colour of Life) 等書中的許多篇，美麗得宛如散文詩，把女

性的纖細和敏感表現無遺，非常的好。讀她的作品，我覺得散文的 Essay，比她的商簞詩有趣得多。

詩人，學者或小說家之寫 Essay，如上面所述但丁的作畫，拉斐爾的吟詩一般，蓋意在表現自己所隱蔽的一面之故吧。也許是爲了直截了當地表現自己，以採取這一文體最爲適宜之故吧。

近世文學中 Essay 的始祖，當推十六世紀法國懷疑派思想家蒙田 (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, 1533-1595)，是人所盡知的。援引古典之多且令人生厭姑且勿論，他那莫名的奇妙的寫法，後來確成了愛默生 (Ralf waldo Emerson, 1803-1882) 等的範本。蒙田的 Essay 很快地傳到了英國，由哲人培根承其衣鉢，爾後最富於此類文學的英國文學，當推培根爲其始祖。但歐洲的古代文學中，也並非沒有這類 Essay。例如著名的「英雄傳」作者普魯塔克 (Plutarch) 的道德論等，用今天的眼光來看，正是用 Essay 的文體寫成的。

雖是總稱之曰 Essay，有培根那樣簡潔有如中國古文的嚴謹的文體，也有查爾斯·藍姆 (Charles Lamb, 1775-1834) 的「伊麗亞雜筆」第11卷 (The Last Essays of Elia, 1833) 上那樣極瑣碎的，富於幽默而情趣盎然的，感想回憶的漫談。它的文體是隨時代而變遷，也因入而異的。日本文學中清少納言的「枕草子」，再近些的則如兼好法師的「徒然草」，都可以說是很好的 Essay 吧。德川時代的俳文，「枕詞」派的寫生文中，也常見這樣的寫法。

三、ESSAY 與新聞雜誌

創始於法國而發達於英國的 Essay 文學，是與新聞記者有着密切的關係而發展起來的。十八世紀的艾狄生 (Joseph Addison, 1672-1719)、斯蒂爾 (Sir Richard Steele, 1672-1729) 的時代是當然的，就是前世紀中亨特 (Leigh Hunt, 1784-1859)、哈茲里特 (William Hazlitt, 1778-1830) 等人的優秀作品，多半都是爲了定期刊物而執筆的。尤其是今日的英國文壇，凡是以文筆立命者，很少不替新聞雜誌寫作 Essay。英作家貝洛克 (Joseph Hilaire Pi erre Belloc, 1870-1953)、及常用異想天開的故事來驚人的契斯特登 (Gilbert Keith Chesterton, 1874-1936) 等，事實上都是藉着這樣的文章來聳動世人的，真了不得。恰像近代短篇小說的盛行，與報章雜誌的發達有着密切的關係一般，一欄兩欄可以刊完的短文，對於期刊非常方便，也是 Essay 所以流行的原因之一。

但日本的新聞雜誌上，這類文字似乎不見起色。近年來夏目先生 (漱石) 的小品，杉村楚人冠，內田魯庵兩先生和與謝野夫人 (晶子)，的確頗多佳作，此外則很少有印象的東西。首先是因爲寫的人，如果沒有極豐富的詩才學識，並對人生的各種現象非有着奇特敏銳的透察力，則不能成爲成功的 Essay 作家。但我以爲讀者的一邊也有其原因的。其中之一，便是如欲真正品味 Essay，則不能如閱讀那些以浪漫相爲標榜的故事，坐在汽車或火車上，跳段地讀或一口氣趕着